

新大运河散文

一河岁月

郭之雨



郭之雨,2020年开始散文创作,在《工人日报》《北京日报》《河北日报》等报刊发表散文200余篇。

我的童年的白纸上，落下的第一抹印记是爷爷，然后是运河，二者与我的情缘，成了我一生的精神领地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运河像一条根深蒂固的藤，在比老爷爷还老的村边蔓延。运河河水很深，靠近岸边的浅水里，有芦苇在风里摇啊摇，摇成一幅鲜活的水上画卷。只有深冬，才呈现出凝结之美，河道宛如一条玉带系在冬日的大地上。宽宽窄窄的运河，却是我收纳百川的海，我的童年，浸泡在星河里。我活成了一尾畅游的鱼。

行走

秋色里的七彩丹霞

胡红拴

早就想横穿一次河西走廊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借酒泉的一次活动之机，说走就走，心的荧屏上，我将我的朝圣地图虔诚地加上了嘉峪关、敦煌、武威、张掖……也许是长期从事自然生态文化研究的缘故，对世界地质公园的张掖七彩丹霞，我是有点偏爱的意思，探寻的脚步也就身随心行，在秋风里“信马由缰”般地走入张掖那片彩色的秘境。河西走廊的秋天，是梦幻般的一幅奇丽的画卷。张掖的七彩丹霞，在秋季的纯净光线下，像是用了大自然最慷慨的颜料，将山体涂抹得色彩斑斓。秋天的七彩丹霞，如诗如画。秋色也为这份壮丽添上了几分温柔的诗意。这是我在目睹过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的辽阔后，眼底的画墙上被大自然涂抹的最绚丽的一笔。

地质地貌的奇迹，是大自然无尽创造力的见证。张掖的七彩丹霞，是时光的杰作，它以奇特的山形和斑斓的色彩，成为世界独有的自然奇观。这是沉积与风化、水蚀共同绘制的地貌奇景，这是大自然亿万时光的雕琢，这些因为不同矿物质的含量和氧化还原程度差异所形成的赭红、黄、橙、绿、白、灰等“七彩”颜色，交织在一起，在自然风化、水蚀作用的不断演化中，形成了如今令人叹为观止的人间大美。站在这里，我仿佛能感受到大地的呼吸与岁月的脉动，能感受到造化神灵的点缀，能感受到皇天后土用绚烂的色彩测试秋风的调色技巧。七彩丹霞的地质地貌，像极了画家的调色板，秋风送爽、阳光涂色之际，那些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诸色交织的山岩，被渲染得更绚丽多彩，如同彩虹降落人间，附着于延绵起伏的山丘之上，赋予了七彩丹霞生动的灵性。更似彩色的诗行，在日光素手的弹拨中，心弦发出的撼人魂魄的舒缓颤音。

一场预约的秋雨说来就来。它不似春雨的绵密，它来得更爽快、更猛烈。雨珠在斑斓的岩石上跳跃，闪烁着晶莹的光点，那是秋日独有的灵动。雨水打在七彩的沙石上，汇成小溪，流过七彩丹霞的山地，将沉积的色素冲刷得更加明亮。秋雨过后，太阳重新露

而爷爷，穿过沧海，越过桑田，驶过人生一个个站点，在时光里节节败退。爷爷守着我，守着运河，守着古老的故事，守着运河槽子里一坡地，守着一茬茬花生或红薯，随地生息，然后一茬茬轮回枯荣。

29岁，我离开故土，来到市里，以为会离开爷爷和运河，没想到，我办公的大楼竟在大运河西岸，弯弯曲曲的运河，像极了一根丝线，把那么长的一河岁月，又连接在故乡的衣襟。

运河河堤弯道形状多样，几乎没有“一”马平川，最典型的，有“Ω”弯、“几”字弯、“S”弯等。这些弯道的设计，并非随意，而是古人水工智慧的体现。运河蜿蜒曲折，形成了多个弯道，这些弯道不仅有助于减缓水流速度，还有效地解决了河水落差问题。民间有“三弯抵一闸”的说法，意味着通过设计弯道绕行，可以突破地势落差的阻碍。运河的多个河弯不仅渗透着古人的水工智慧，还勾勒出了秀美的运河风景。

逢周末，或者节日，驾车，顺着银链似的运河，回家看爷爷，堤顶的路面已经全部硬化，运河闪亮在深远的槽底，第一个弯，便是曲成一个不规则的“V”形。限制了车

行的速度，路边的槐叶，偶尔被车过的风飒落，飘成一片片对树的眷恋。

透过车窗，我看着清澈的河水，堤引水行，水塑堤形，堤水相依，悠闲的白鹭，巡视领空的野鸭……快到村口时，我停下车，于堤顶临风而立，眼里那片充满崇高理想和激情的泥土，铺满了大气磅礴的绿，天蓝得令人动情，阳光金箔一样，我看到流动的阳光和流动的河交织，把整个运河槽子涂上一层暖色调的油彩。

不出所料，爷爷果真在坡地锄草，阳光透过他的身体，照在他黧黑的脊背上。这是干熟的活儿，他哈下腰，晃动身子，两臂均匀地伸拉，锋利的锄刃碰到草茎，草茎应声断掉，无数的应声汇成近乎秋雨的声音，爷爷矮下腰身，背上兀露的椎骨，早就汗津津地发亮了。爷爷和秧苗，和大地亲近的图景，在外人眼里，也许有点醉人，而我看着心疼。

人们无法拒绝回忆，但回忆不是纪念一河岁月的唯一形式。

那时很小，我的天地就是如尾巴样随在爷爷身后。爷爷的天地也不大，只限制在老屋、田地和运河的堤坡范畴。有时我很是疑惑，为什么别的男娃女娃有爸妈，而我只有爷爷奶奶。大一点才知道，爸爸是有出息的人，妈妈和弟弟妹妹跟着我爸爸在外地，爷爷奶奶也可以去，当然还有我，爷爷不去，是因为救他的一个老兵。有一年

汛期，上游发大水，爷爷去捞漂下来的木头，竟被不明物体撞昏，亏了这老兵，才有了爷爷的后续。

老兵身体化成岁月，在时间里凝固，他的精神落成地标，被安放在堤岸外侧。这不是一个荒凉败落的去处，是在自家的田地里，爷爷耕种的时候，经常坐在老兵坟前吸烟，发愣，还唠叨着，活人和死人说话。爷爷承诺，老兵没子嗣，爷爷要在家陪老兵。爸爸就让我在家陪爷爷。

其实爷爷水性极好，当地人赞誉他是只“水猫”，在水里，振臂一挥，便挥出像舰艇一样速度。人总有大意的时候，爷爷就大意了。后来，爷爷总去被救的那段河坡，恭敬地站立在那里。河坡上长满了艾蒿、荆条、酸枣棵子、蒺藜秧，忽然有一天，爷爷开始了对堤坡征讨。先用亮光光的钡镰，把草棵钡去，露出土地的颜色，然后启动最锋利的镢头，一镢一镢开拓坡地的疆域，爷爷成功了。

堤坡是沙土地。农民种的是黍、稷、麦、菽。可爷爷只种花生和红薯。这也是有原因的，爷爷和老兵是一村人，老哥们俩竹马之交，吃喝对口，小酒剥花生，旁边放着一碗红薯玉米粥，这叫好吃不如爱吃。爷爷辟出的坡地不大，两者被轮番种植。花生是绿叶、黄花、白麻壳的小粒花生，多俩仁，仁仁以上的，我们叫“大马”。红薯也喜沙土，红皮的、白皮的，个



安新芦苇画

佚名作

读城

白洋淀的伊人

阿宁

《关雎》是《诗经》的开篇之作，描写了爱情的圆满过程，诗末暗示男女主人公走向了婚姻。同样歌唱爱情，《蒹葭》则与它不同，描写了爱情的曼妙美好，若即若离，写的是反复的寻觅与追求。两首诗写了爱情两个侧面，堪称《诗经》吟唱爱情的双璧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所谓蒹葭就是芦苇，一种普通而又普通的植物。那位缥缈若在水雾的伊人，不过是站在了深秋的芦苇丛中。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测一下，伊人并不神秘，她是一位生活在水乡的劳动妇女。

这样的女子，我在白洋淀见到过许多。她们生活在水上，小时候芦苇是她们的玩具，大了，芦苇是她们的伙伴。她们划着小船出没在芦苇丛中，或者打鱼，或者放鸭，或者深入到芦苇掩映中的荷花淀里采摘菱藕，满满的收获总在她们手上。

历史长河中，白洋淀曾出现过一位美女，她叫李师儿，是金代金章宗最宠爱的妃子。她出生在涿州城，却跟白洋淀百姓没什么关系。她的特长是诗词歌赋，不是织席割苇；她善于丹青水墨，却不会捕鱼采菱；她在芦苇丛中穿行，不是为了生计，而是为了取悦皇帝。她给皇帝带去慰藉，但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。总之，她是一个美人，却不是伊人。

伊人绝不是子虚乌有的，而是一个真实存在。伊人的美在于她的距离，她不能太远，太远超过了我们的视线，美就成了一片空茫。也不能太近，容易得到的伊人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伊人。《蒹葭》中反复咏叹的，是她的若即若离，是她可以看到，又不能轻易得到，这多么像我们胸中的理想。所以，历代都有学者认为，伊人是希望与理想的化身，这首诗真正的主题不是爱情，而是理想。

如果你从北魏开始就问一下白洋淀

人，他们最盼望的事情是什么？然后一代一代一直问下去，让这寻问迈过唐宋，越过明清，一直问到现在，回答肯定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过富足的日子。白洋淀人盼着淀里的鱼虾富足，盼着获苇茂密，盼着世世代代能够富裕地生活。他们有理由这样盼望，因为他们有一双编席的巧手。芦苇编织，是他们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技艺，家常日子，靠编织来维持，艰辛岁月，靠编织来打发。

白洋淀的编织技艺，也有着久远的历史。考古工作者在容城上坡遗址发现了苇席痕迹，说明在3000多年以前这里就已经编织苇席。到了新中国，苇编产品已经行销到日本，新加坡、加拿大，后来又销售到美、英、法、德等国家。但是，这里的百姓富裕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

世世代代，白洋淀出了多少能工巧匠？史志上没有记载，史志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，而那些打鱼捉蟹的渔夫，编席采菱的渔妇，才是支撑起白洋淀的脊骨，我今天想介绍的，就是白洋淀里的一位普通妇女。

李大花，是安新县寨南村一位普通妇女，她跟这个村的其他女孩子一样，从七八岁就开始从事苇编生产，技艺是怎么传承下来的？不知道。只知道她从降生下来睁开眼，看到的就是奶奶、母亲、姐姐在织席。母亲同样是如此。双手的灵巧已经变成基因，在母胎里就流进她们的全身。每天学校放了学回家，她们要先织席编篓，然后才做作业。芦苇在她的手中，就像雕塑描写的那样成了美好的音符，能奏出动听的乐曲。

苇编是一项艰苦劳动，芦苇从种植、收割到编成成品，要经历许多环节，单单编织本身也要有十几道工序，用来编席的芦苇经过了仔细挑选，带着精粹的品质，他们是芦苇中的高贵者，

个绵羊头似的，光滑亮净。每年的收获，爷爷并不拿去换钱，爷爷心地敞亮，说：“独乐乐，不如众乐乐，只要谁想吃，就像老兵冥冥中陪着我吃。”

跟着爷爷种地，从小生活在种地的环境，一切活动几乎我都参与过，种地人土里刨食，没有太多的讲究，他们也不能太讲究，他们永远都是最勤劳最朴实最善良的人。

爷爷水性那么好，而我是只旱鸭子。第一次踏破河水，是在爷爷监督下，觉得脚下特别滑，像踩在泼地的玻璃面上，水里一缕一缕的青苔，旗帜般飘荡，我眼晕，身子变出夸张的体形，我试着退回来，爷爷像暴君一样，把我按在水里，这条运河从此流入了我的血脉。我不是鲤鱼，不会跳龙门，爷爷教会了我打泡沬、狗刨式、扎猛子、潜水憋气等。爷爷把我锤炼成野野的一身铁肉，当爷爷不再监督我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凭这一身功夫，遇到发大水，完全可以救人或自救了”。

我不再种地，但我一直崇敬种地的人，有时还梦到自己在种地。我把车停稳，喊着爷爷跑过去，爷爷慢慢抬起身，给我一个慈祥的笑，然后，双手重叠放在锄把上，又把下巴放在重叠的手上，无形中，形成一个支架，支撑着他的人生。

斜阳挂树，橘色的霞光粉饰整个河槽，我站在爷爷身边，在深爱着的大运河臂弯里，又送走一个夕阳。

又是芦苇中的牺牲者，接下来它们要经过劈苇、碾苇、去芯、浸泡，最后才能在女孩子的巧手里进行编织，每一步都不能少，每一步都要做到位。

白洋淀芦苇画，是在苇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据说从明清开始，白洋淀就有用芦苇编织的苇编画，当那些编织者们突然想到，他们编织的不仅可以是图案，也可以是图画时，那是怎样的灵光闪现啊！他们不再满足于芦苇的固有颜色，通过烫烤给图画增加明暗，增加层次，这难道不是天才吗？有人又对芦苇进行了染色，使画面更为复杂、绚丽，劳动者的伟大在这里展现出来。史书应该记载下他们的名字，可惜没有，我仔细翻阅过，查不到对他们的记载。

《安新县志》只记载了一个人，是安新县郭里口村的车洛生，他在部队学会了绘画，1984年回乡后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，创立了以剪贴为主、加上烫烙等工艺，并用黑纸做衬底、以镜框装裱的当代芦苇画，逐渐在安新一带推广。

李大花的父亲李同林，也是一位制作芦苇画的好手；更早的李省三，是李同林的父亲，同样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手艺人，再往上循，应该还有，但我们已经找不到确切的记载，令人遗憾。

李大花的丈夫杨丙军，在李同林等人的基础上发展了芦苇画，是芦苇画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。他在芦苇画制作工艺中注入了中国绘画的意境与技法，而另一位河北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刘永乐，也以自己的独特创意、创新，加上精工巧作，与杨丙军一起把芦苇画推向了全国，甚至推向了世界。

白洋淀世世代代的劳动妇女，无疑就是蒹葭丛中的伊人，她们的手为白洋淀人编织着日子、编织着温饱，同时也编织着理想、编织着希望。

河北雄安新区的建立，为白洋淀提供了发展机遇。但是，白洋淀人富足的梦想，一代代早就根植于心中。那是一个伊人，她以温馨的爱意招引着我们，以动人的身影呼唤着我们。她并不遥远，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她，并且可以期待她的拥抱。

人间

外孙“抓周”

胡庆军

转眼，外孙就要一周岁了，女儿也早早地为她儿子一周岁的“抓周”策划、忙碌起来。

从小在长辈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女儿，从结婚那一起突然就长大了。原先对很多生活细节依赖我们的女儿，开始学会全面、合理地处理生活的的事情，每我和妻子与她聊天，原先听我们聊天有时表现得有些不耐烦的女儿现在学会了认真倾听，即使有时和我们的意见相左，她也总是想方设法努力沟通，力争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让父母、公婆以及她与女婿都能接受，但我知道大多数事情上她是牺牲了自己的某些设想和看法的。

这次为她儿子“抓周”也是，她和女婿把每一个细节都和我们、和她公婆进行了沟通，尽量满足了我和她公婆的要求。

“抓周”是很多孩子成长过程中周岁礼的重要仪式，繁琐或者简单，都充满了浓浓的爱。

女儿查阅了大量资料，把“抓周”该准备的东西都一一记录下来并提前买下。“抓周”起源于魏晋南北朝，寓意父母对子女未来的期望。“抓周”最早流行于江南地区，至隋唐时已逐渐普及全国。过去，人们生活不富裕，所以大多数家庭的“抓周”仪式比较简单，如今生活好了，“抓周”也就被融入了现代和时尚的元素，更加注重仪式感和家庭团聚，也体现了教育意义。

女儿说，“抓周”仪式通常在孩子周岁当天或提前一天举行，我们最后决定在小外孙一周岁生日当天举办。女儿精心准备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，书本、笔、算盘、钱币、小秤、丝绸、玩具等，这些物品分别代表了读书仕途、文才、商业头脑、财富、公正、衣食无忧和快乐等寓意。

“抓周”当天，外孙被打扮得如同小王子，还不会说话的 he 咿呀咿呀好像和每一个人打招呼。8月的天气还是有点热，小外孙穿了红色的衣裤，露出一截白嫩嫩圆滚滚的小胳膊，圆鼓鼓的小脸蛋上一对黑葡萄般亮晶晶的眼睛，看着大人说笑着，一脸的懵懂、呆萌。女儿提前一天把家里进行了精心的布置，很别致，墙上挂着一长串粉色气球和喜庆的对联，桌上花瓶里插着鲜花，地上布毯放满了女儿买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物件，预定的“抓周”时间未到，孩子的奶奶将孩子放到离东西稍远的垫子边上，顺手递了本儿童书，孩子便煞有介事地翻起书来，小大人一般，可爱至极。

人员到齐了，“抓周”正式开始，几个大人一边笑着一边不停地给孩子拍照，然后就指着桌上的某样东西，指引孩子去抓。大家都睁大眼睛期盼着。而布垫子上的外孙呢，左看看右看看，似乎一下子看花眼了，迟迟没有下手去抓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外孙看着满垫子花花绿绿的东西，伸出胖胖的小手一把抓住一支笔，接着又抓起可爱的小碗儿，一会儿，又丢开笔、小碗，抓钞票，看了看，不感兴趣，扔在一边……“看来小宝宝长大以后做银行家。”“抓笔好，以后当状元！”“抓个苹果也不错，平平安安。”……

看着外孙的样子，想起这一年来，外孙越长越懂事，越长越可爱，那么稚嫩、那么顽皮、那么天真，让我的疲惫、烦恼烟消云散。这，应该就是所谓的天伦之乐吧。小小的“抓周”仪式，其实寄寓着大人们对孩子最深的祝福与期望。

记得一本故事书里说，王羲之在周岁生日那天，抓到了毛笔，并在后来成为了著名的书法家。曹彬的“抓周”故事则记载了他在“抓周”时左手抓了武器，右手取了礼器和大印，而他长大后的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象征物相契合。至于贾宝玉的“抓周”，他在面对琳琅满目的物品时，却只选择了脂粉钗环，引起了他爹的不满，这或许是对贾宝玉性格的一种暗示吧。这些故事不一定是真的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。

在当代时代，随着人们对“抓周”价值理念和家庭教育功能的重新审视，“抓周”作为纪念婴儿周岁的一项游戏性质的仪式再度受到了大众的青睞。越来越多的家庭将“抓周”视为一种趣味性较强的庆祝活动，更多地注重仪式感和家庭团聚的乐趣，而非过分迷信抓取结果的预示作用。

“抓周”作为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，不仅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共聚一堂、共享天伦之乐的机会，也成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因为它在鼓励人们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同时，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。

外孙的“抓周”在欢声笑语里开始、结束，孩子如一只小鸟，欢快地在家里跳跃，尽情地欢唱。孩子心中是如何想的，大人们不知道，若干年后孩子自己也肯定记不得，但从这一刻开始，孩子的年龄不会再以月为单位计算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世界在他心里肯定会越来越奇妙。